

“姑苏繁华”特开展展一周,馆外大排长龙

一幅200年前的画为何能全年龄段圈粉?

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

核心提示 7月11日,由辽宁省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“姑苏繁华”特展在苏州博物馆西馆迎来第一拨观众。本次展览汇集62件/套历代书画精品,其中,清代宫廷画师徐扬历时3年绘制的《姑苏繁华图》时隔20年再次回到苏州展出,成为展览最大亮点。开展当日,距开馆时间尚有半小时,展馆外便已排起长队,场面火爆。

新老苏州人共寻画中旧影

7月11日,正式开展首日的早上8时30分,距离正式开展还有半个小时,苏州博物馆西馆门外已聚集不少观众。

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家住博物馆附近的年轻人,今年不到20岁。她告诉记者,此前通过媒体得知展览消息,专程提前到场。

对于即将看到的《姑苏繁华图》,这位年轻观众如数家珍,她知道这幅画藏于辽宁,也知道这幅画的很多细节,她说,她最想了解的是徐扬花费多长时间、以怎样的心血完成这幅巨作。“一个人能用这么多年专注做一件事,这种坚持让我很受触动。我家就住在狮子山脚下,而这幅画里也画了狮子山,我想通过画里的细节,看看几百年前苏州的模样。”这位年轻观众说。

开展首日,苏州博物馆特意邀请20位生活在苏州的辽宁籍观众前来免费观展,并提供免费专业讲解。人群中,在苏州生活了16年的辽宁鞍山籍观众牛冰冰引人注目。她得知苏州博物馆专门为辽宁籍观众开设观展专场后,第一时间报名参加。

牛冰冰告诉记者,辽宁是她的第一故乡,苏州是第二故乡,“能被两个家乡共同滋养,我觉得很幸福。看到家乡保存的珍贵文物在苏州展出,非常难得,感觉两个家乡在这一刻融合在了一起。”

首批观众里,78岁的新苏州人赵瑞华站在《姑苏繁华图》展柜前看得很仔细。赵瑞华退休后,曾担任苏州志愿讲解员多年,她走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。此次她专程赶来,希望对比画中景象与现实苏州的异同。

“那种临水而居的生活气息没有变,小桥流水的江南韵味还在。”老人说。她同时感慨,20年前《姑苏繁华图》在苏州展出时自己未能到场,此次终于圆了多年心愿。

一物映初心 特别报道

家书里,他用“游历”一词隐瞒地下工作凶险

方晓燕 本报记者 吴丹

一份1926年的报告,陈列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展板上。这是中共大连地委呈报北方区委的工作报告,其中有这样一句评价:“自从张特派员来连以后……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。”

这位“张特派员”,就是早期中共党员张炽。百年前,这个从云南大山走出来的年轻人,受中共北方区委委派两次奔赴大连,整顿党团组织,领导工人运动,为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。作为目前留存家书较多的雨花英烈,张炽在一封封家书中写尽对亲人的嘱托。纸短情长,一端牵系着刻骨思念,一端擎举起如磐信仰,张炽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柔情与坚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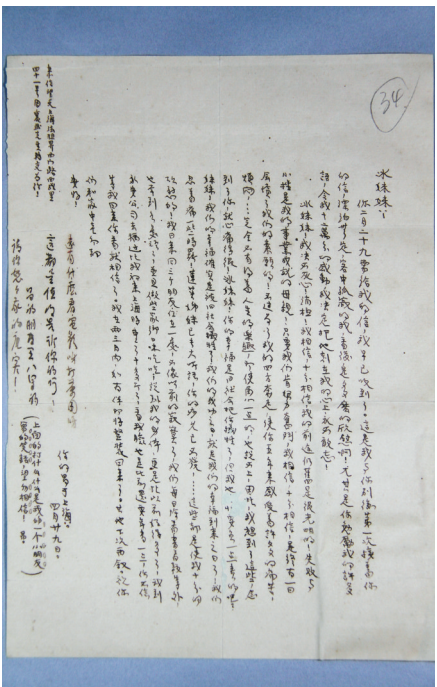
职业革命生涯首站在大连开启

“戴着一副黑边眼镜、个子较矮,背微驼;对待人民群众和蔼可亲,见面时常常对别人问寒问暖,十分关怀。”通过《张炽传》作者、雨花英烈研究院工作人员方晓燕的讲述,张炽的形象鲜活起来。

1926年5月25日,这个操着浓重南方口音、28岁的年轻人抵达大连,真实身份是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。此行的任务是:开展地下工作并整顿组织,领导正在白热化的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工。

张炽早年就读于云南省立一中,曾发起昆明五四运动。1924年,考入北京民国大学,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彼时的东北,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,革命形势严峻复杂。中共北方区委高度重视大连的党组织建设,1925年,张炽便曾受区委派遣第一次到大连开展巡视考察,对大连的情况有所了解。此番,为进一步加强当地党团工作,张炽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指派再赴大连。中共大连地委刚建立不久,党与团的组织架构和工作任务划分尚不清晰,甚至完全合并。党员队伍建设中“只知介绍,不知训练”“只知开会,不知分配工作”的现象较为突出。张炽的到来,恰逢其时。

1926年5月30日,中共大连地委召开全市党团员大会,推举张炽为主席。他认真听取工作报告,与同志们深入讨论党、团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,推动分别成立中共大连地委和共青团大连地委。地委书记由杨志云担任,张炽任宣传委员。大连地委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张炽要求



1928年张炽写给妻子的信。

地委每周定期开会,强调议程规范化,种种举措逐步改善了大连地委的组织形式,增强了党员的凝聚力。

当时,罢工已持续了一个多月,张炽迅速制定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策略,指导起草《福纺罢工友致大连全体工友书》,大连的工人、农民以及各界人士掀起援助福纺大罢工的新高潮,罢工从一家工厂蔓延为整座城市的怒潮。同时,张炽及时将罢工情况向中共北方区委汇报。在中共中央支持下,全国总工会、上海学生联合会、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等团体奋起响应,在全国范围内强烈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,形成了抗日统一阵线的强大声势。1926年8月,日本厂方被迫同意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,撤换了日本工厂主。这场百日罢工声势浩大、影响深远,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,当时的新闻界称之为辽东半岛“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”。

这“惊天动地”背后,是张炽和战友们对罢工形势的精准研判与果断决策,以及多方力量的协同配合。张炽与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、罢工总指挥侯立鉴等共同研究斗争策略,解决罢工中出现的各种困难,参与书写传单。侯立鉴的妻子和女儿回忆,张炽经常到侯家安排罢事宜,“我们在高



观众贴来自辽博的《姑苏繁华图》,试图在图中的千街万巷中,辨认出200年前苏州城的生活印记。

波从文化心理学角度提出观点。

她认为,《姑苏繁华图》之所以备受关注,根本原因在于其承载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愫。这件文物并非仅仅是陈列于展柜中的历史遗存,而是连接着“两个苏州”——一个是画中200多年前的古城风貌,代表着城市的历史记忆;一个是今日人们生活中的现实家园,代表着活态的文化传承。

于海波指出,这种文化情愫打破了年龄与地域的界限:年轻观众从中感受到专注与坚韧,年长观众读到乡愁记忆,新苏州人会到归属认同,外地游客则生出对江南文化的向往,这也是这幅《姑苏繁华图》和这次特展引人关注的原因。

据悉,“姑苏繁华”特展将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。

梁地里站岗放哨,一有动静就告诉他们赶快离开”。张炽始终活跃在罢工斗争第一线。虽然行踪隐秘,但因长期深入群众,逐渐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。为安全起见,同年8月党组织安排张炽离开大连。他在大连工作的时间不长,却为这片土地留下了深刻印记。于是便有了大连地委在报告中的高度评价:“自从张特派员来连以后,帮助我们改组了各级机关,整顿了内部的组织,加紧了同志的工作,纠正了我们不少的错误,而且每次地委会议,甚至支部会议都有张特派员的参加指导,直接把张君的经验间接把区兄(指中共北方区委)的经验,一股脑儿地交给我们,使我们有所遵循,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。”

家书里藏着的深情

张炽是留下家书较多的雨花英烈。他的孙子张本信今年71岁,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,话语间满是对爷爷的崇敬,称这些家书是全家最珍贵的财富。

关于在大连的这段经历,因为涉及机密,张炽并没有向家人具体讲述,只是在家书中略略提及。“我记得那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926年8月22日,爷爷写道:‘我二月前曾一度到关外大连等地游历,约二礼拜,始行回京。’”张本信解释,“实际上是两个多月,他巧妙地用‘游历’一词隐瞒地下工作的凶险,怕我奶奶担心。”

张炽常年在外,通信都是通过三弟转交。他参加革命的事情外人是不知道的。他在信中常细叙身体安康等家常,刻意宽慰亲人,字字温暖有力。张炽总是饱含爱意地呼唤妻子为“冰妹妹”,字里行间洋溢着收到妻子信笺的欣喜——“你勉励我的许多话,令我十二万分的感动。我决定把它刻在我的心上,永不敢忘。”张本信告诉记者:“小时候,奶奶常跟我说——你爷爷很伟大,是个做大事的人,你要向他学习。奶奶的话非常朴实,他们的感情特别好。爷爷为了革命顾不上小家,奶奶从不抱怨,一直坚定支持他的革命事业。这是常人理解不了的大爱。”

革命道路遍布荆棘,张炽始终以乐观坚韧的姿态迎难而上,坚信革命前途光明。他在家书中对妻子说:“我决不放弃!消极!我相信,十分相信,我的前途仍旧是很光明的!失败与小挫是我的事业成就的母亲!只要我们肯努力奋斗,我相信,十分相信,是

终有一日会偿了我们的夙愿的。”“我们的成功之日,就是我们的幸福到来之日了。我们忍着痛一些时罢!”

这些感人至深的家书收藏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,令无数人动容。张本信回忆,“我还记得自己上中学时,母亲把家书放在针线盒里,想念我爷爷的时候就会翻出来看,边看边抹眼泪。”因当地习俗原因,张本信口中的爷爷其实是外公,他的母亲是烈士张炽的小女儿。“小的时候我不懂,长大了读到这段文字总是感慨万千。面对白色恐怖,他随时可能掉脑袋,可他还是相信,一定会有革命成功、阖家团圆的那一天。”张本信说。

1927年初,张炽曾利用任务间隙回到云南。3年前,小女儿出生才20多天,他就离开了家。这一次,她随着人群跑出门去迎接,学着姑娘们的样子,奶声奶气地喊:“大哥哥好!”张炽愣了一下,把女儿搂进怀里说:“我是爸爸啊!”张本信每每听母亲说起这件事,都会看到母亲那双泛红的眼。

近年来,张本信和家人分3批把近百件家书、照片捐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。捐赠前夜,他把那封爷爷1928年写给奶奶的信又仔细看了一遍。信中张炽用轻快的语气说:“说到我的身体,更是比以前好得多了,我到永安公司去称过,比我初来上海时重了十多斤了,看我脸也是比前还要年青一点,你不信,等我回来你看就相信了。”

1933年,张炽在南京雨花台就义,年仅35岁。“他再也没能回来让奶奶看他年轻的脸。”张本信的声音有些发颤,“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——会愧疚,会哄妻子开心,会记挂两个女儿长高了没有,叮嘱不要缠足。可一旦革命需要,他又比谁都勇往直前。”

张炽的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,辽宁是他走得最远的一站。今天的大连英雄纪念馆里立有张炽的塑像。在福纺纱厂旧址建起的四二七大罢工史迹陈列室里,大罢工的汽笛声犹在耳边催人奋进。张本信说:“我真想来一次大连,看看爷爷战斗过的地方。”

张炽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5岁,在革命征途中,他留下的每一个脚印,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: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壮大到今天?因为总有这样一群人,甘愿把双脚踏入荆棘,把背影留给至亲,却把光,留给后人。

艺言艺语 YIYANYIYU

时间很重 小说要轻轻地写

周荣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,从沈阳铁西走出的作家班宇,凭借《漫长的季节》获得短篇小说奖。很多读者知道那部爆火的同名电视剧,却未必知道小说讲述的完全是另一个故事:一位年轻女性照顾身患重病的母亲,在婚姻、旧日爱情和漫长的病程之间,努力维持摇摇欲坠的生活。

医生给母亲的生命划定了“三年”期限。在日历上,三年有清楚的起止;落到照护者身上,却变成一个没有边界的季节。翻身、雾化、喂水、等待检查结果,日子在重复中失去刻度。母亲既没有好转,也没有立即离去;女儿既无法恢复自己的生活,也不能从责任中抽身。所谓“漫长”,不是时间走得慢,而是一个人被困在周而复始的程式化生活中滋生的无望感。

这样的题材很容易写得沉重,班宇却没有让小说一直压在病床边。他不断把女主人公带向海边。她游泳,幻想一条鲨鱼冲破防护网,或者驮着她远行,或者干脆将她吃掉。海既是自由,也是危险;既让她暂时逃离女儿、妻子和照护者的身份,也暴露出她内心隐秘的疲惫。

小说最诚实之处,正在于没有把女儿塑造成无怨无悔的孝女。她深爱母亲,也盼望摆脱重负;她感激婆婆的帮助,又忍不住计算彼此的亏欠;她与闵晓河结婚,却仍然想念已经离开的恋人小雨。爱、责任、怨怼和羞愧纠缠在一起,谁也无法把账算清,生活这笔账谁又能算得清呢?小说没有审判人物,只让她在矛盾中保持基本的诚恳和真实。

这也是班宇一贯珍视的写作伦理。早期的《冬泳》《盘锦豹子》等作品写下岗工人和工人村,把被时代甩在身后的人重新扶起,赋予他们体面与尊严。《漫长的季节》从工厂和工人村退入家庭内部,时代的巨响似乎远去了,但稀碎生活的重量也足以压倒普通人。宏大的历史改了面目,悄然沉入病体、婚姻和孤独,成为个人必须日复一日承受的压力。

班宇写重,却常常落笔很轻。两个活泼可爱的男孩以“彭彭”“丁满”为名闯入故事,把病房外的夜晚变成一次出逃和冒险;套圈得来的白色独角兽被放进母亲怀里,最后又仿佛在海中游动。童话没有治好疾病,也没有取消死亡,却为逼仄的现实打开一道缝隙。谁都无法改变结局,但可以给母亲买一件新衣,调好一杯温水,推着轮椅走到海边。

小说结尾,女儿登上礁石,吹响口哨,跃入海中。她像小时候那样潜入水下,准备再和母亲开一次“小小的玩笑”。现实中即将离开的是母亲,想象中却是女儿先游向远处,等待母亲再次呼喊自己的名字。告别与重逢、逃离与依恋,在这一跃中重合。

文学未必能替人解除苦难,但可以让苦难中的人被看见,让那些难以启齿的疲惫得到理解。《漫长的季节》写逼近死亡的生命,也写在死亡抵达之前,仍旧握一下手,递一杯水,陪另一个人缓慢地走。时间很重,班宇把它轻轻放进小说,落到读者心里,便有了长久的回声,亦如那个“打个共鸣的响指”的姿态。

|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、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|

辽宁考古博物馆 暑期研学活动开启

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即日起,为期一个半月的辽宁考古博物馆2026暑期公众开放月活动正式启幕。该活动面向全国大中小学推出专属考古研学专场,打造沉浸式文博暑期课堂。

本次活动面向全国中小学、高校学生,活动周期为7月15日至8月31日,每日分上午9:00至11:00、下午13:30至15:30两个场次,场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九纬路19号甲。

活动聚焦红山文化、长城文化两大本土核心文脉,打破大众对考古晦涩遥远的固有印象,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辽沈大地千年考古遗存。

馆内配套多重互动体验,各展厅出口设置心愿问卷二维码,填写问卷可免费加盖活动专属文创印章;馆区划定多处打卡点位,方便学生记录研学瞬间。活动实行限流管理,每场仅限30人,名额先到先得。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家长陪同且家长单独预约,高中生、大学生可独立观展。

活动采用线上实名预约模式,每周一9:00在“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”官方公众号开放本周场次预约。此次暑期开放月将课堂延伸至考古现场,以研学互动传播辽宁历史文脉,为青少年打造特色暑期文化实践平台。